



## 消逝的古横江

□黄俊生

扶海洲与大陆涨接之后，沙洲如雨后天春笋般诞生，势头不可阻挡。不久，一个重要的大型沙洲出现了，这就是后来成为南通主城区也即崇川区的“胡逗洲”（亦称壶豆洲），在古如东沙咀南侧浮出水面。沙洲四边环水，洲上水泊、河道交织，封闭的环境与农渔盐生产的自给，使沙洲民风淳朴。宋初，乐史在《太平寰宇记》中写道：胡逗洲在海陵县（今泰州）东南两百三十八里海中，东西八十里，南北三十五里，民众多流人，煮盐为业。

西汉末年，王莽篡权，胡逗洲开始在水下孕育，到南朝（420—589）时期诞生。南朝，这由四个汉族建立的宋、齐、梁、陈王朝，上承东晋，下启隋朝，与北方黄河流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等政权对峙，合称“南北朝”。与人间朝代更迭、兵燹频繁相同步，长江口也处在动荡嬗变、沙涨沙退之中，胡逗洲东边海上，浮出大大小小数十个沙洲。那时，胡逗洲以西陆地，曾设立一批县级行政建制，如蒲涛、临江、海安、如皋、宁海，这些县后又分别裁撤，到唐代并入海陵县。

“胡逗洲”最早出现于史籍，与一桩历史事件和一个叫侯景的墙头草式的历史人物有关。侯景其人，读过历史的应该不会陌生。南北朝时，侯景为北方东魏大将，投降了南方梁朝，又与西魏暗通款曲，后以“清君侧”之名叛梁，活活饿死梁武帝，把一个昌明繁华的梁朝搅得四分五裂，走向衰亡。史书将这一事件称作“侯景之乱”，当

时官评就说侯景“狡谲多计，反覆难知”。虽然，侯景曾以八千兵力横扫梁军，攻陷梁都建康，最终依然没逃过众叛亲离、身首异处的凄惨收场。

隋唐时期史学家姚察、姚思廉父子合著的《梁书》共有五十章“列传”，其中第五十章专写侯景，文字居然长达一万八千字，这在古代史书中十分罕见。姚氏父子对侯景之乱的结局如此记述：

王僧辩遣侯瑱率军追景。景至晋陵，劫太守徐永东奔吴郡，进次嘉兴，赵伯超据钱塘拒之。景退还吴郡，达松江，而侯瑱军掩至，景众未阵，皆举幡乞降。景不能制，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，推堕二子于水，自沪渎入海。至壶豆洲，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，送尸于王僧辩，传首西台，曝尸于建康市。

关于侯景之死，《南史·羊侃传》中记述得更为详细：

景于松江战败，惟余三舸，下海欲向蒙山。会景昼寝，醵语海师：“此中何处有蒙山？汝但听我处分。”遂直向京口，至胡豆洲，景觉，大惊。问岸上，云：“郭元建犹在广陵。”景大喜，将依之。醵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。醵与王元礼、谢孝仁弟葳蕤，并景之昵也，三人谓景曰：“我等为王百战百胜，自谓无敌，卒至于此，岂非天乎？今就王乞头以取富贵。”景欲透水，醵抽刀听之。景乃走入船中，以小刀挟醵。醵以顰人刺杀之。

根据《梁书》与《南史》描述，侯景的结局是这样的：

侯景在松江被击败后，将二子推入水

中，率心腹侍卫数十人向东仓皇逃窜，准备乘船从今上海西入海，逃往今山东境内的蒙山。船离岸后，侯景蒙头睡觉。侯景的小舅子羊鹞，已经萌发背叛侯景的念头，他吩咐船工听从自己的命令，改变航向，向西溯江驶往京口，暗地里去投靠梁军大营。船到了胡逗洲，侯景察觉行船方向不对，上岸打探，胡逗洲上有人告诉他，郭元建还在胡逗洲西边的广陵，侯景听后非常高兴，有心去广陵投奔郭元建。羊鹞不乐意了，拔出刀来胁迫水手将船开向京口。羊鹞和王元礼、谢孝仁的弟弟谢葳蕤，都是侯景最亲近的人，三个人对侯景说：“我们为大王作战，百战百胜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而今竟至如此，岂不是天意吗？如今向大王求取头颅以谋富贵。”侯景一见，势头不妙，想跳水逃跑，被羊鹞拦住，侯景转身躲进船舱，用小刀挖洞欲逃，羊鹞持长矛破开门门，将其刺死。“侯景之乱”就此收官。

从以上记述看，胡逗洲在梁朝时，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了，住民不仅能告诉侯景，胡逗洲西边就是广陵，还能告诉他，郭元建仍然驻扎在广陵，这足以证明，胡逗洲与外界保持畅通的联络，并非是孤悬寂寞的沙洲。

当侯景在胡逗洲江面蘸着鲜血，为自己发起的这场动乱画句号的时候，胡逗洲与大陆之间还横亘着一条长江入海水道，这条水道最宽处曾宽达七八十里，史书称作“古横江”。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这强悍的江道海沟，到隋唐时期竟变得柔弱不

堪。唐天宝年间（742—756），开创过大唐盛世的风流天子唐明皇，最终把大唐推向衰败，安史之乱让他失去最宠爱的贵妃，也失去自己的帝位，只得终日在太极宫里追忆曾经的纤云弄巧、霓裳羽衣。此时此刻，长江走了上万年的入海通道，也被自己带来的泥沙所壅塞，只有小股小股的细流兀自低吟浅唱，徜徉徘徊。新千禧年来临之前，也即五代十国和北宋初年之时，古横江最终消失，胡逗洲与廖角嘴涨连一体，南通成陆史上第二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沙洲并接完成。

这次沙洲连陆，致使黄海岸线内凹，处于海岸线的掘港、马塘、石港、金沙、余西、吕四，形成马蹄形海湾，地理学上称“三余湾”，其西部顶端即今通州区的石港，时称“卖鱼湾”，南宋末年，文天祥逃脱元军大营后，就在卖鱼湾渡海南下抗元。南宋建炎二年（1128），黄河南迁夺取淮河道入海，近岸泥沙沉积大量增加，马蹄湾湾底岸线逐渐东移。1494年（明弘治七年），黄河全流夺淮，从盐城响水入海，三余湾岸线每年向大海延伸100多米，长江加速了她在入海口积沙造岛的步伐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第一章 浮海为洲：江与海的儿子（四）



## 丝路花语

## 秋斗蛐蛐

□赵一锋

旧时南通城乡有“发蛸友”对蛐蛐情有独钟，一入秋便如痴如醉，张罗着逮虫、养虫、斗虫，拉开了“百日玩虫”的序幕。

旧谚：白露三天捉将军，意思是秋天白露节气前后是捉蟋蟀的黄金季节，可以抓到能征善战的将军蛐蛐。逮蛐蛐没有固定的地域，街头庭院或是田间地头都可。在街上抓蛐蛐是找那些老院子或者砖头堆，去郊区抓蛐蛐最好的是陈年草垛子。“将军不开口”，根据玩家的经验，凡叫得勤不一定是好蛐蛐。而那些叫声洪亮，发现有人来就不叫，等好久确认安全了才开声，叫几声就歇歇警惕性高的，十有八九是“开军级”的蛐蛐。藏在叶子或砖头下蛐蛐好逮，如藏身洞穴或墙缝，就要用蛐蛐挖子“引虫出洞”，实在引不出来只好“水攻”了（往洞里灌水）。逮着的蛐蛐装在二寸长细竹筒里，用纸团堵住，最多一晚上能抓二三十个。

白露前后“勤奋”的玩家能逮到二三百只蛐蛐，蛐蛐抓回来是不急着斗的，得好好养着。首先挑“全须全尾”的蛐蛐；其次看大小，一般个头大的力气大，但也有不可貌相，也有个头小力气大的；再次看头，头的形状决定了蛐蛐的品质，有方头、三角头、圆头、寿星头等，寿星头最好，斗的时候能支撑牙齿，不至于被掰断；最后看牙齿，牙齿大的自然是好，又有根据颜色分什么“紫牙乌”的，但据一些老玩家讲“钩子牙”最好，即牙齿锯齿到顶，舌尖带钩的，只是可遇不可求。

蛐蛐平常放在养盆中养育，蛐蛐盆平放在安全安静的环境中，每个盆间隔五厘米以上，做到互不干扰，环境中不能有“异味”。解放前，南通城里及如皋、掘港等地大门堂里养蛐蛐的达官贵人家中专门辟有“蛐蛐房”，安排专门“虫师”（具有多年专业养虫经验师傅）伺候，养上百十盆是正常，最多的养上五六百盆。

蛐蛐养的过程也复杂，每天得喂食、喂水，打扫卫生。每个蛐蛐盆里有饭板、水盆、床等，这是标配，都是专门烧制的小瓷器。蛐蛐是杂食动物，在自然界无所不吃，进食以后得“清肠”。蛐蛐食以谷物为主，如米粒、菱角、栗子、花生等，现在有人把这些煮熟打碎成糊状，用筷子头点喂，效率高，营养好。也可喂一些水果。为增强蛐蛐体质，还要喂些蛋白质食物，如螃蟹腿肉、虾仁、泥鳅肉等。

到秋分节气，蛐蛐状态调养得差不多就开始斗了。斗蛐蛐之前还有一道“美人关”要过，即让预斗的蛐蛐“圆房”。南通地区，一般把用于打斗的雄性蛐蛐称作“二尾子”，把雌性蛐蛐称作“三尾儿”。每天把一雌一雄拉郎配放进“洞房”，等听到盆中传出“唧铃铃—唧铃铃”如弹琴般俗称“弹驹”声时，则说明开始谈恋爱了，第二天早上发现“三尾儿”产卵器上有芝麻粒大的白包（精囊），表明“圆房”结束，将雌雄分盆，如此每天重复。实践证明“圆房”蛐蛐的战斗力较未“圆房”的要强。

斗蛐蛐是个老少咸宜的乐子，或是耄耋老人，或是懵懂儿童，或是文人雅士，或是贩夫走卒，各阶层各色人等都有。玩蛐蛐是“童子功”，从小时候开始，每年一到季节就“犯瘾”。过去斗蛐蛐讲圈子，过去南通城里或较大的市镇上几个要好的蛐蛐玩家组成一个团队，少则七八人，多则十几人，以某字为号，如“勇”字号、“天”字号、“义”字号、“仁”字号、“吉”字号等等，一个团队之内是不比赛的，要比就是某字号之间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蛐蛐玩家有了自己的协会组织，玩家的蛐蛐都寄养在南通城里的“蛐蛐公房”，有专人饲养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
比赛前要给蛐蛐分等级，过去是用“戥子”称，比中药铺里的还要小，讲究的

有象牙或者红木的，现在都用电子秤了。一般的蛐蛐六厘左右，七八厘的就是大的。分等级是为了公平起见，蛐蛐主人往往“锱铢必较”，级别相差的是不斗的，因为蛐蛐有个讲究，即败过一场以后就会信心大失，甚至斗志全无。斗败的蛐蛐就没有什么价值了，主人就将其放归自然。

斗蛐蛐是在专门的斗盆里进行，斗盆比一般养盆大，里面垫一层黄土，砸结实砸平坦了。两员大将入盆，战斗开始了，双方张开大牙纠缠撕咬在一起。短的话，几十秒就分输赢，赢的一方振动翅膀，洋洋得意，穷追不舍，败的一方落荒而逃。长的话，就如两个摔跤手，你来我往，闪转腾挪，主人屏住呼吸，提心吊胆，这也是斗蛐蛐趣味所在，具有观赏性。内行人讲厉害的蛐蛐往往一招制敌。斗蛐蛐表面斗的是蛐蛐，实际是主人的较量，比的是“养功”。赢的一方心花怒放，表面上还要装得平静，败的一方心里懊恼，表面还得镇定，心里较劲下次东山再起。厉害的蛐蛐最多可连赢十几局，每赢一局都会记录，在黑板上划一道路子。到最后全年比赛结束看哪个蛐蛐“路子”最多，就是当年的“将军王”。根据统计，当年赢了若干局以上的就是“将军”，一般是赢五局以上。同时也会评出最佳“虫师”，授予培养出将军王的玩家，也评出最佳“虫友”，授予比赛风度最好的玩家。

蛐蛐是“百日虫”，再精心侍弄也就两三个月光景，进入冬季，到十一月份蛐蛐就不再斗了，虫友收拾收拾蛐蛐罐只等来年了。

## 江海风物

## 雨丝风片

## 观画展“博观约取”

□何志斌

金秋十月，“博观约取——侯德剑、邵连、冯卫军作品展”在南通博物院展出。画展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市文联、南通大学艺术学院主办。

“博观约取”出自宋代文豪苏轼《稼说送张琥》：“博观而约取，厚积而薄发”。意思是具备广博知识和简约审慎的态度，能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取成功。体现了古代文人智慧，也启迪当代人更多思考。

侯德剑为最年长者，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原院长，是另两画家的长辈及导师。一进展厅，首先看到的是侯德剑的画作，中国画《春归》《观战图》《分享》《安神曲》《清韵》等，均是侯德剑的得意之作。侯德剑说，我是中国人，我热爱中国，热爱中国文化，热爱中国画，中国人创作中国画，不断为中国画增光添彩，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、文化自觉、文化自尊，丰富国人的文化精神生活，天经地义。这辈子的，就做创作中国画这件事，生命不息，作画不止。侯先生属牛，擅长画牛，更把自己的童真童趣与顽童心态入木三分地融入作品之中。侯德剑1949年生于南通市，1989年北京中国画研究院研修结业，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、全国获奖，被中国画研究院收藏，入选《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》《中国现代美术分类全集》，画作先后赴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等国展出，曾任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、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院长，现为南通大学兼职教授。侯德剑以战斗英雄为题材的两本连环画分获全国二等奖及省一等奖。侯德剑以“文武修身，德艺养性”为座右铭，他参加南通市冬泳队力挫俄罗斯队，获团体亚军，这一成绩至今仍为朋友圈为人所津津乐道。

邵连现为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院长，一级美术师，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，省优秀青年国画家，省“333高层次人才”，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，他的展画有《贺兰山写生册》，中国画《山河海声》《一溪流水和烟雨》《云水可居》等，尽显大自然的雄浑博大及岁月沧桑。

色粉画《叠·G时代》《脉系列》《存在系列》《故乡的雪》等是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冯卫军的画作，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，南通民盟江东美术学院院长。他的画作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，色彩极简但极富张力和动感，作品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强。

## 绚烂霜降送清秋

□孙同林

荏苒光阴似水流，又逢霜降送清秋。

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也是一年之中昼夜温差最大时节，中午热，夜晚气温骤降，地面上的水汽遇到寒冷空气，凝结成霜，“霜降”由此而来。霜降在每年10月23日—24日交节。

霜降有三候：一候，豺乃祭兽，此节气豺狼开始捕获猎物过冬，储备食物。二候，草木黄落，秋尽百草枯，霜落蝶飞舞。此时，西风漫卷，催落了叶，吹枯了草。三候，蜇虫咸俯，此时寒气肃凛，蜇虫也全在洞中不动不食，垂下头来进入冬眠状态。

“一夜新霜著瓦轻，芭蕉新折败荷倾，耐寒唯有东篱菊，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白居易的《咏菊》形象地描绘出一幅霜降的节气景象。清晨，初降的霜轻轻地附在瓦上，白蒙蒙一片，就像披上了一层轻轻的薄薄的白色纱衣。菊花的绽放，成了一道绚丽的风景，点燃了季节的生机。

对于草木、庄稼和一些小生灵而言，节气对它们有着天壤之别，春天的惊蛰是一道关，深秋的霜降又是一道关，两道关，一阴一阳，一个主兴，一个主衰。惊蛰的一记霹雳，惊得它们如神灵附体，刹那间，眨动起惺忪的眼睛，走进一个热闹的季节。而霜降，如同秋天念出的一句黑色咒语，一语既出，但见落叶纷飞，清晨的原野上，落下满地银霜；人们已然发现“霜降杀百草”的萧瑟，渐渐地，甚至会感觉到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的肃杀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霜降，村庄就被五颜六色的秋叶所笼罩，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深秋的树梢挂着几个没有采摘的黄的、红的柿子，把乡村装点得分外妖娆。那满地的树叶成为一种动力，一种诱惑。清晨，老人们提着竹篮，早早地去把落叶拢在一起，装进篮子拎回家喂羊积肥。恋床的我们，突然被母亲叫醒，内心有一百个不高兴，可想有了树叶，就有了半儿冬天的饲料，也就有了来春三五元钱的学费和买纸笔的钱，尽管不情愿，但还是揉揉蒙眬睡眼，拎起篮子走向门外。

“小蚂蚱，一身黄，蹦蹦跳跳过时光。饥了吃的蚂蚱草，渴了喝的露汤。刮风下雨都不怕，就怕秋后一场霜。一场霜打没奈何，豆叶底下把身藏。”童年的一首儿歌，在田野上悠悠飘荡，荡起心中一种久违的温馨。朝脚下的草从俯身细看，果然有一两只蚂蚱在草丛中蠕动，它们已经蹦跶不起来了。抬头远眺，长空中正有一群南飞的大雁，一阵阵鸣叫，残月在天，霜花满地，大雁背负着霜天匆匆远行，不禁又让人感受到一种“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”的意境。

记忆中的霜降里，总有农人匆忙的身影，俗话说：“白露到霜降，农家百日忙”，他们匆忙地去收获今年，又匆忙地去播种明年。霜降时节，水稻、玉米、大豆之类五谷秋作已经归仓，而棉花还在坚守着最后的岗位，一株株棉花，枝叶老去韶华不再，剩下有点发黑发皱的棉桃仿佛母亲皴裂的手指和苍老的面颊，在阵阵秋风中绽开，它的洁白，它的柔软，那触手难忘的暖意，仿佛母亲最温暖的呵护与深情。关于霜降的农谚很多，有节气对农作物收成影响的：“霜降前降霜，挑米如挑糠；霜降后降霜，稻谷收满仓。”“棉是秋后草，就怕霜来早。”有对季节农事安排的：“迎伏种豆子，迎霜种麦子。”“霜降前十天不为早，霜降后十天不为迟，霜降种麦正当时。”等等，节气可是帮了农人的大忙，它指导着农人安排农事，安排生活。

古有“霜打菊花开”之说，每年的霜降总是与重阳节很接近，登高赏菊，也就成了霜降这一节令的重要人文活动。登高可以使肺功能得到锻炼，同时登至高处极目远眺，赏心悦目，可以舒缓心情。这些习俗对保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古人讲究“补冬不如补霜降”，如东民间亦有“一年补不到，不如补霜降”的谚语，吃柿子是如东人这个节气里的一项重要食俗。柿子一般在霜降前后成熟，这时候的柿子皮儿薄、肉鲜、味美，营养价值高，还可以御寒保暖，补筋骨等等，因此，霜降吃柿子不仅有保健意义，还有品赏美食的韵味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堪称《诗经》压卷之作的《蒹葭》，以霜降时节为背景，足可见此节气的特殊之美。一夜寒秋，大地披霜，青色的苇叶上铺上一层薄薄的轻霜，雪白的苇花在秋风中摇曳，秋水潺潺地流向远方……

霜降是一个很独特的节气和气象，唐代诗人李约在《从军行》中写道：“霜降薏池浅，秋深太白明。”在霜降这个时节里，天高了，地远了，水清了，就连星星和月亮也好像更加明艳了。

霜降的威严是由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和寒露一点点铺垫起来的。目光所及，色彩层叠多变，每一片叶，每一朵花，都染上了暮秋的清沉和优雅。高远的蓝天之上只留下几缕白色的云丝，给人以吹尽浮尘始见天的清朗感觉，让人生出敬畏之感。

## 南通楹联

## “佳联钩沉” 卢君佳

□李建东

卢君佳（1935～），南通人。1978年起，履职于南通市环保部门，退休前为南通市环境工程设计院副院长，市环保产业协会副理事长，市环境科学研究所、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、科长。早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学院，因病肄业。历任中等专科学校教师，省、市农业部门技术干部。平生喜好著述和探索，在10多种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，有多项成果获省、市科技成果奖和科技论文奖。系南通市作家协会，诗词协会会员，省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和系统工程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。曾任民盟南通环保支部主委，有《名宦顾养谦及珠媚园》等书出版。

作为南通名人之后，卢君佳写了一系列回顾南通历史文化、纪念南通近代名人的文章，“这对加强南通人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豪感，传播南通人的精神风貌和血脉亲情，继承和弘扬深邃的江海文化，扩大南通历史文化名城的影响和知名度，有着十分现实和深远的意义。”在《更俗剧场的几副联语》中，更是着力推荐介绍张謇父子并不被人特别熟知的“佳联”。比如张孝若的集句联：

好乐其庶几，钟鼓之声，管箫之音，请言乎与人与众；

立方以感善，乡里之中，闺门之内，同听者和顺和亲。

此集句联，上联出于《孟子》，下联出自《礼记》。大意是，爱好音乐是精神文化素养的提高，应该将钟古管弦的节奏旋律介绍给公众，使大家齐赏共乐；立出规范，使民众同受音乐的熏陶。这样，社区家庭将到处洋溢着亲切合畅的气氛。

而张謇无疑是制联大家，有平易联，也不乏较为艰涩的含蓄联。如悬于梅欧阁后堂屋的短联曰：

南派北派会通处；  
宛陵庐陵今古人。

虽十四字，却语意含蓄，甚有深意。上联亦是希望南北两派的主角，能在南通沟通学派的异同，互相交流，共同发展。也说明了张謇创办剧场，延请梅欧演剧的抱负和良苦用心；下联是将梅欧两人比为宋代的两位大文学家梅尧臣和欧阳修。梅是宛陵人，欧是庐陵人，以此巧合今之梅兰芳、欧阳予倩。制联颇具匠心，有劝勉之意，且意在言外、耐人寻味。

张謇喜爱在一些优雅和别有趣趣的景区景点题词题联，使这些地方为之增色不少。比如当时东西西南北之中五座公园，他就题有10多副对联。其中公园之联语云：

晴波莲叶田田，鱼戏莲叶南，莲叶北；  
晴雨画桥处处，人在画桥西，画桥东。

当时公园濠上遍植荷花，回廊周围是花墙。从窗口可看到墙外丽色潋光，而加上这副对联点缀，相映生辉，更具诗情画意。尤其是“东西南北”之合理应用，看似重复却突出“美境处处”。毫无违和之感。

（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）